

悬疑馆

总策划：白沙

001

天 诡

老爸诡迷心窍

TIAN

GUI

风逝花歌 著

古老书籍里怪异文字书写什么内容？
神秘画卷上玄机画像描绘什么讯息？
是悬念？是玄机？终究是奇幻！

Time shift space transformation
one of the lead throughout
fantasy, to detonate, and each one
the pieces are fantastic very n
scattered in every corner.



One day, someone will put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to find the lost fantasy.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天 诡

老爸诡迷心窍

风逝花歌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诡:老爸诡迷心窍/风逝花歌著.——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4-05916-3

I. ①天…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3416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天诡:老爸诡迷心窍
风逝花歌 著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侯洁	版式设计:周洋
责任编辑:王丹华	责任印制:李玲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1~5000册
版本:2012年12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字数:237千字	

书号:ISBN 978-7-304-05916-3
定价:2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前言

奇生幻，幻生奇，奇不止幻不逝，幻不灭奇不断，所谓奇幻。奇幻之中有千年的秘闻，有今朝的诡事，有自然界盖不住的兽性大发，有骨子里藏不住的人性显露，有画皮里掩不住的鬼魂怪魄。

历史角落里鲜为人知的野史，深山老林中无人问津的黑洞，五湖四海下尚未揭开的面纱，统统都在奇幻之旅下露出了冰山一角。

古老书籍里怪异文字中书写了什么内容？神秘画卷上玄机画像中描绘了什么讯息？是悬念？是玄机？终究是奇幻！

易与天斗、与地斗、与兽斗、与鬼怪斗，难与人斗。天变可预，地化可造，兽性可驯，鬼怪可降，唯人心难测。

时间的转移，空间的变换，总有一条引线贯穿始末，把奇幻引爆，而每一个碎片都是奇幻的风毛麟角，散落在各个角落。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找寻失去的奇幻……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爱听故事的人，哪儿有故事就往哪儿凑，这跟打从小老爸就给我讲故事有关吧。所以小学自习课成了我的讲台，我给我的同学讲那些老爸随口丢出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的通俗易懂的民间小故事。后来不管是上大学还是工作之后，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抽空和老爸在一起，因为和老爸在一起时他给我讲的故事越来越津道有味、惊险刺激，感觉自己也亲身经历了那一场场不可信又奇幻的事件。

老爸为1949年生人，典型的农民代表，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他们那个年代发生过太多的故事，有好多题材不是拍成了影视作品就是已成书出版。老爸曾经说过“别看你老子是个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咱也上过小学三年级，识得几个汉字；还有咱这两条腿走过的路，这两个眼睛看过的人和物，咱这两只耳朵道听来的事故，在我这脑袋瓜子里汇集的好东西，够你们这代人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了。”

周五下午公司没有太多事，我与同事打了招呼，就提前半个小时坐车回家。老妈高兴地张罗了几盘农家小炒，我和老爸又美餐了一回。吃过晚饭夜幕就降临了，感觉只是转眼间的事，外面起风了，呼呼吹着，间或能听到夹杂沙沙的刮着落叶的声音，而且好像还有凄惨的哭声随风摇曳，让人听了不舒服。

老妈边收拾家伙边说：“听说张大麻子今天下午过世了，前天还是个硬硬朗朗的人，咋这么快就没了？”在厨房里还听见老妈的感叹声，老爸一言不发，像是在沉思什么事情。

“那他们还请吹喇叭的不？”我问。

老爸摘下那顶跟随他小一辈子的旧得已经褪色的蓝帽子轻轻地放在炕上，蹁腿倚靠在被垛儿上眯着眼睛说：“当然请，老一套，吹喇叭，领魂出灵什么的一样都少不了，老祖宗定下来的习俗。”

家乡死人的习俗中有一样东西让我看了就毛愣愣的，那就是死人躺着用的死人排子，人越怕什么就越想什么，我问：“现在死人还在用那个死人排子？”

老爸仍旧眯着眼睛点了点头：“说到死人排子，我想起了我和张大麻子几个经历的那件怪异的事。”

目录

1	第一章	源起
21	第二章	恶婆
37	第三章	奇僧
59	第四章	破阵
69	第五章	智取
97	第六章	准备
123	第七章	险途
181	第八章	秘洞
241	第九章	邪火
265	第十章	较量
303	第十一章	落幕

第一章 源起

1

那得从咱村大河说起。现在的大河被挖沙运石，早不是你小时候摸鱼捉虾，热的时候泡在里面一整天不出来的那个大河，更不是我小时候那个鱼虾又多又肥，而且螃蟹和王八也不少，清莹见底的那条河了。十二岁正值我淘气的时候，经常和不相上下大的孩子去那玩耍，有天下午我和村里的石宝、二虎还有张大麻子去大河放牲口，大河两岸林木茂密，地上草棵肥美，我们的美好时光都留在掏鸟窝、摸鱼虾上了。那天我们把猪牛羊驴放在一处肥草地后就挽起裤管冲向大河摸鱼捉虾了，大概过了一个时辰左右，张大麻子喊道：“上岸上岸，差不多够一锅子啦。”

于是我们三个提着用毛毛草串着的鱼虾上岸聚齐儿，张大麻子比我们大三岁，长得也五大三粗的，看上去凶巴巴的，他说话很有分量，要是不服他的话准吃几个硬拳头。二虎在我们四人当中个头最小，人鬼灵鬼灵的，心眼贼多。那个石宝忒老实，人也愣头愣脑，说他傻吧不傻，说他不傻吧人傻模傻样的，没法说他那种人。

四人晃着手里的鱼虾，张大麻子眼睛眯成一条缝，点头道：“恩，好了，咱就在这里找个地儿烤它一顿美餐。石宝，你弄点柴禾去，弄劲烧的，二虎和山良找位子搭灶火台，把鱼虾给

我。”

我们把鱼虾交给张大麻子保管后便开始行动起来，我看到西边草地上牲口们还在悠然自得地啃着草，就放心和二虎找了一处石堆儿，再在附近挑拣几块扁平的石头，准备待会儿让张大麻子选出用来烤放鱼虾用，又找了几块方石搭建灶台。忙活了小一阵子，石宝抱着一捆柴禾回来了，我和二虎也搭得差不多了，然后张大麻子拎着鱼虾过来盯着石宝抱回来的那一捆柴禾骂道：“你二啊，那是死人排子上的破杆子，烧什么火，扔一边去。”边说边用脚把柴禾里十几根杆子踢出来踹了两脚让石宝扔走。

石宝根本不会为这点小事生气，况且他本就是一个不会生气的人，他抱起那十几根踹劈的杆子扔到一边去了。张大麻子选了一块平石，放好鱼虾后便在上面点起火来，石宝回来后用膝盖把长一点的柴禾掰折，他笑呵呵地指着对岸那搭起的石头庙，说：“怎么哪家死人了都得围着那个转三圈，还没咱这个搭得好呢。”

张大麻子吐口唾沫，说道：“呸，你懂啥呀，那是祭庙，不弄那个的死人都变成孤魂野鬼，到时专让你撞见。”说完张大麻子还扮着恐怖的鬼脸猛地吓唬了石宝一下，石宝倒是一点也不害怕，感觉挺有趣。

二虎疑惑地问：“你们说真有鬼怪么？”

石宝也愣头愣脑地说：“我没见过，可是好多人都说有啊，那个有洋炮能打猎的羊老爷不是说他见过什么？说是撞邪了，那是……”

石宝话还没说完，不知从哪刮起了一股旋风，夹杂着沙尘，当时四人紧闭着嘴眯着眼，而且这风吹得人凉飕飕的，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旋风过后四人都打着冷战，张大麻子骂咧咧地说道：“妈个巴子，哪儿刮来的鬼旋风把咱这好吃的都刮埋汰

了！”

我赶紧低头吹鱼虾上的尘土，突然感觉谁的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后背，刚刚起的鸡皮疙瘩还没全下去，被这一抓吓了一跳，紧接着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同时听到二虎叫道：“妈呀，你头上那是？”我赶紧转身看着二虎左手仍紧紧抓着我的衣服，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张大麻子，此时石宝也在一动不动地盯着张大麻子的头上，我仔细一瞧，心也咯噔一下，还以为刚才低头吹鱼虾上的尘土时被烟熏迷糊了，再揉了揉下一看，差点坐倒在地。

因为我看见张大麻子头上分明又有一个人的人头，那是一个老太太的人头，细长的眼睛诡异地看着我，血红的舌头舔了舔干裂且发白的嘴唇，她的脖子好像在张大麻子脖子后贴着，除了这颗可怕的人头外，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根本看不见，或许压根就没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保持这个半蹲的姿势盯着她看，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我怕那个恐怖的人头一下子飞过来用那血红的嘴咬我一口，她是鬼，恐怖的鬼，头一次见到的吓人的鬼。

但石宝只是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就要往张大麻子头上去做什么，张大麻子喝止：“别动，你想干啥儿？”

同一时间，我看到那个老太太吓人的人头张开血红的嘴巴，说出的也是这句话。所以我仍旧一动未动，二虎同样僵直地待着。

石宝并没有因为张大麻子的喝令而住手，他右手迅速地在张大麻子的头上来回扫了几次，只见飘飘洒洒的烧纸灰落到了地上，而那个恐怖的人头也瞬间不见了。我深吸一口气，但又担心人头在张大麻子背后藏着猛地出来吓人。我鼓足勇气绕到张大麻子背后看了看，才确定真的没有。

张大麻子又骂骂咧咧地说道：“他妈的，什么鬼东西落到我头上了，脏不拉叽的。你们都光顾看着，早不给弄下来，看热闹啊。”

二虎吓得发白的脸部肌肉都僵硬僵硬的，说话声音都变了味儿：“那是，那是真的，撞邪了。”

“你们几个是真的撞邪了还是存心逗我玩呢，一个个装得真的似的，行了，该干吗干吗，吃鱼。”张大麻子浑然不觉，展开手挑了一条熟鱼便吃上了。

我问二虎：“你也看到了？”光我自己看到的毕竟不能十分确定，还有一点儿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嗯，看见了，难道你也看到了？蓝布衣，没有脑袋，长长的指甲伸过来？太吓人啦，咱们是不是赶紧回家，这地方有不干净的东西。”二虎说话都不连贯了。

石宝饶有兴趣地听着，好像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一样，“八成你们两个撞邪了，羊老爷那时流传的蓝衣服老太太？”

张大麻子听得一头雾水：“你们几个搞什么鬼，我怎么听不明白？”

我说：“我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的人头在你头上，血红的嘴巴和舌头，恐怖的脸吓死人啊。”

张大麻子这回一听脸都绿了，头一个“妈呀”叫着往家跑，我和二虎紧随其后，石宝看我们跑，自然而然也跟着跑。我们烤的鱼也不知被谁慌乱中踢了，一缕缕青烟在后面袅袅升起。凉飕飕的风吹过脸庞，感觉总有什么东西就在我们身后跟着一样。

我们四个人跑到牲口吃草的地方，拉上牲口继续跑，再着急牲口都不能丢，要不回家没法儿交代，牲口是各家的命根子。我牵着二驴哥要跑时，这头黑驴却偏偏不听话，仰着脖子冲着后面“呜啊呜啊”地叫。

二虎和张大麻子早拉着猪羊跑个没影子了，石宝见我仍拉着二驴哥不动便拉着那头黑牛等着我们，那黑牛也仰起脖子“哞哞”叫了起来。

我的手心都被绳子勒了一条血印子出来，过来好一会儿，二驴哥和黑牛都不叫了，然后二驴哥径直拉着我朝家跑去。被二驴哥和黑牛叫了那么一会儿，我心里感觉放松了好多，没有那么害怕了。

我拉着二驴哥走到石宝跟前真诚地说：“谢谢你石宝，你能等我一起回家。”

石宝拉着大黑牛嘿嘿傻笑，什么也不说，我们两个就这样回家了。

2

在老爸讲到这儿时我在脑袋里打了一会儿岔：羊老爷撞邪的事，是不是村里人说的撞了狐大仙那事儿？

那个羊老爷为什么叫羊老爷，估计大家伙跟我有着一样的好奇，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自己也曾私底下猜测过是不是他家爱养羊，而他整天放羊；因为我们这儿管放羊的叫“羊倌”，放牛的叫“牛倌”，后来得知这个羊老爷并非那样因放羊儿就称呼他的。确实，羊老爷那时经常放羊，但是叫他羊老爷是因为他登山上岗有着和山羊一样的本领，和羊老爷一起上山砍柴的人都佩服羊老爷挑着柴禾还能轻松走过那只容一只脚的峭壁小路，那个峭壁小路是北面直上直下的断背山，南面就是千百丈高崖，平时空手从这峭壁小路走过的人都不多的。羊老爷爬陡壁的本事更是非同一般，他们都说只要山羊能爬上去的地方羊老爷都没问题，就是山羊爬不上去的地方羊老爷照样能爬。

羊老爷凭着这身本事有空就上山打打猎，弄点飞禽走兽卖点

钱换点粮补充家用，让多病的老母喝点野味营养汤补补身子。虽然羊老爷父亲早逝，自己也没有成家，但光棍一人和老母过得倒也安然自得。

当时我们村会打猎的就羊老爷一个人，但周边几个村的猎手也有七八个的，只要能打到什么好东西都会像新闻一样传开。羊老爷打到一回“大老等”，当时十里八村的都炸开锅了。大老等就是一种很大的鸟，像老鹰但不是鹰的种类，力气也大，托个人飞是没问题的。据说那个大老等比一个十岁的孩子个头还大，当时羊老爷爬到一个山崖顶处发现了这个大老等，这种罕见的大鸟在寻常的地方，如小山矮坡是不会落的，所以一般的人发现不了它。大老等也自认为山崖顶子安全，所以毫无防范，眯着眼睛晒太阳，羊老爷悄悄地爬到距它三四米的地方时大老等还没发现，这么近的距离，洋炮打出的百发散弹都中在大老等身上，要害处无一幸免，大老等当时挣扎两下就一动不动了。羊老爷打中大老等的事在村里村外轰动了好一阵子。

这事没隔多久就听说垮子岭的猎手在山上发现一只红毛大狐狸。山上以前也发现过普通的小狐狸，和黄鼠狼大小差不多，不过行动相当敏捷，平时也没有听说猎手能打到狐狸的。但这次他们说的狐狸有小牛犊那么大，而且那身红毛贼亮贼油光的，各村的猎手们便开始频繁地活动在垮子岭的山前山后，有几个幸运的猎手看见过那只红毛狐狸，但都只是一眨眼它就跑没了。垮子岭有个寡妇长得有几分姿色，她发话了，只要谁能打了那只红毛狐狸就改道嫁给他。相对于红毛狐狸来说，这番宣言对人们更是爆炸性的消息，事情传开了，猎手们还有不是猎手的人都想抓住那只红毛狐狸。有老婆的想给没老婆的抓红毛狐狸，想着得到奖赏的同时还能出了名，没老婆的抓到红毛狐狸既得了老婆又出了名，无论怎样都是一石二鸟的事。

羊老爷自然而然也是这捕捉红毛狐狸者中的一员，他也是人，他也是个要成家的男人，羊老爷不想一辈子打光棍。羊老爷的老娘曾经劝阻过儿子：“红毛狐狸还是不打的好，那成了狐大仙的狐狸动不得，会遭报应的。”

可羊老爷说自己才不信那些妖魔鬼怪封建迷信，依旧追踪着红毛狐狸的下落。他跟人说起过曾在垮子岭砍柴回家路过那寡妇家，夸那女人长得天仙儿似的，还说自己假如有福分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就是死了也愿意。

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垮子岭成了香饽饽，垮子岭因红毛狐狸而被折腾得热热闹闹，垮子岭也因一个寡妇而被弄得沸沸腾腾。直到有一天一位村民从山上跌落摔成重伤的事件发生，更是把此事推向高潮。那个村民也是冲着这一石二鸟的事情去的，而且还发现了红毛狐狸。当时是在垮子岭的一处山头，红毛狐狸卧在山头处看着山下，也许它也在欣赏风景吧，那个村民拿着木叉堵住了下山的路，一点一点向红毛狐狸逼近。红毛狐狸好像丝毫没有察觉，仍旧欣赏着山下的风景，就是它察觉了也无后路可逃的。村民一步一步地逼近，心中那份激动是无法比拟的，无论是那紧握着木叉的右手还是紧握拳头的左手都捏了一把汗，他感觉整个脚掌都湿透了。他的眼睛里出现的是换来的两袋大米白面，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几碗的美餐马上就能拥有。就在村民即将射出木叉的刹那间，红毛狐狸猛地回头死死盯着村民，那是一双人的眼睛，愤怒的神情，深邃的眼神看得村民把想要发射木叉的右手定在了原位，村民被这眼神瞅得毛冷毛冷的，冷汗湿透了后背。红毛狐狸瞅了村民几分钟后嗖地一下就消失了，村民眼睛直直地看着红毛狐狸卧过的地方，一步一步走去，当他感觉僵硬的身体快要恢复时，后背却不知被谁猛地一推，紧跟着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冲去，头下脚上跌落下山头。村民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山

下的落叶烂草上，要不是下面这落叶烂草堆得厚恐怕自己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两条大腿一点知觉都没有，胸部也难受得想吐，后来被其他猎手发现，才找人带回了村，人命捡回一条，但两条腿算是废了，胸骨肋骨也折了几根。这个村民发生这事的三年后就死了，人们都说他受不了重残后生活的压迫和身体的痛楚，自己喝砒霜而亡了。

3

然而谁也不以此事为意。尽管村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认为这事太邪门了；可是听者无心，大家都认为村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他嗤之以鼻说自己不小心摔下山也是常事，脑袋瓜子摔傻了也是常事，可是心眼子别摔坏了就行。

羊老爷的老妈对儿子说：“这就是警告啊，狐大仙动怒了，没出人命就到此为止，大家不能胡作非为了。再这样下去不定又弄出啥是非来，你不能再掺和这事了，咱惹不得狐大仙。”羊老爷应付着老娘，可是依旧想着把红毛狐狸弄到手，把那寡妇娶到家的事情。

没过两天又一个猎手出事了，两只眼睛被山上的狗椒刺扎瞎了。当时那猎手和他兄弟一同发现了红毛狐狸的踪迹，两人在山坳子一路紧随，红毛狐狸只是小跑，还不忘回头看看后面追随的两人。猎手的弟弟被木桩绊了脚，一瘸一拐的，不想走了，对他哥哥说：“真有可能是老人说的狐大仙惹不得。”猎手嘿嘿冷笑两下，说道：“看来兄弟间还这样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本来说好抓住狐狸得到东西对半分，但这回抓到红毛狐狸也是我自己一人的了。”猎手说完跳过草丛朝着红毛狐狸的方向去了，弟弟生了会儿闷气，揉了揉脚踝，待会儿休息得差不多了，心想：“毕竟是亲兄弟，还是得跟过去看看哥哥别出什么差错。”

弟弟边走边喊哥哥，山沟野岭没有一点回复，只有成群的乌鸦“呱呱”叫着，在前面不远处的上空盘旋，弟弟心里突突的，想到“乌鸦叫，没好叫，鬼鸟儿笑，没好笑，坏事落头了，小鬼要抬轿”的说法，弟弟加快脚步往前跑去，正跑到密密麻麻的狗椒树林时听见一阵阵惨叫，猎手就在一株狗椒树下捂着眼睛浑身哆嗦打滚，而地上是斑斑点点的血迹。弟弟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跟前，才发现猎手的手心脸上都是血，而就在那株狗椒树上的两根小拇指粗的狗椒刺上，分明插着两个黑黑的眼珠，眼珠还在滴着血。

弟弟当时腿都吓软了，那眼珠好像会动一样盯着弟弟看，弟弟再也不想看到这一对眼珠，赶紧扭过头。可是扭过头来看到的依然是那一对淌着血的眼珠在注视着他，他当时就坐在地上，左手心不知是被脱落的狗椒刺扎破了还是什么别的什么扎破了。就这么一扎，疼得弟弟砰砰乱跳的心放缓了许多，再仔细一看发现刚才看到的原来是红毛狐狸的眼睛，不知何时红毛狐狸已站在他跟前直直地盯着他，而他在红毛狐狸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是那淌血的眼珠。

红毛狐狸看看他又看了看猎手，不紧不慢地走了，弟弟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勉强背起不知何时昏死过去的猎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尽管当时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无论是由于受到的惊吓还是消耗的体能；但是他心里告诉自己要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后来有好多人经常在那附近遇到两个火球跳跃着，有人说那是鬼火，有人说那是狐狸在炼丹，也有人说那是狐狸在用人的眼睛炼丹。日子久了那狗椒沟也就出了名，人们打猎和砍柴一般不敢接近那块地方了，或许那个瞎了眼睛的猎手凄惨恐怖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弟弟遇到的事情已经够诡异的了，可是